

黑  
暗  
系

想要阅读这本书，请先抛开一切念想



# 他人事

[日] 平山梦明◎著

黄薇嫔◎译

POLICE

POLICE

POLICE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  
CS-BOOKY

想要阅读这本书，请先抛开一切念想

# 他人事

〔日〕平山梦明◎著

曹薇娜·译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  
CS BOOKY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他人事 / (日) 平山梦明著; 黄薇嫔译. — 长沙:  
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1  
ISBN 978-7-5404-5206-3

I . ①他… II . ①平… ②黄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2836 号  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1-347

“HITOGOTO” by Yumeaki Hirayama  
Copyright © 2007 by Yumeaki Hirayama.  
All rights reserved.  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ueisha Inc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.,  
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 
Co., Ltd., Beijing.

上架建议: 外国文学

## 他人事

作 者: [日] 平山梦明  
译 者: 黄薇嫔  
出 版 人: 刘清华  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  
监 制: 伍 志  
策划编辑: 郭晓飞  
版权支持: 李彩萍  
装帧设计: 道一设计  
版式设计: 崔振江  
封面插图: Trevor Brown “our lady of raspberries”  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  
网 址: www.hnwy.net  
印 刷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  
字 数: 130 千字  
印 张: 7.25  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 
印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206-3  
定 价: 24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## 1 / 他人事

刚刚看过的皮鞋，悬在距离地面 20 厘米左右的半空中。男人用一条细绳，将自己的脖子吊在橡树上，身体悬空。

灰色的长裤上留有大片失禁的痕迹。

## 19 / 肢解吾儿

从衣服外头也能感觉出儿子身体的僵硬。我一碰他，他便失去平衡，从椅子上摔落到地面，弄出声响。那是我不曾见过的脸——不对，他的确是我儿子，只是脸颊萎缩如风干的橘皮，眼窝只剩黑黢黢的空洞。

## 37 / 只吃一口就……

下一秒，只尝了一口肉的先生突然发狂，发出野兽般的怒吼，掀翻桌子，拖过厨房里的男人猛烈痛殴。

“住手！小薰会死掉啊！”

我眼见男人面对先生的殴打毫不抵抗，上前想拉住先生的手，害怕先生把他杀了。

“你竟然，你竟然杀了我女儿！算你狠！你有种！”先生哭了。

## 51 / 老妈与齿轮

回过神时，发现有人在摇晃我。昏暗走廊的天花板底下，有个人影在我面前。要被打了——我下意识地缩起身子，眼前的人竖起一根手指要我冷静。是茶子。

“阿广，我们快逃！”

我没有多问。听到这句话就够了。我和茶子一起逃出去。

## 66 / 幼猫与天然瓦斯

“阿姨，晚安。”右手边的年轻人再度开口；他患有颜面神经麻痹，听说是小学时骑脚踏车发生意外造成的后遗症。记得他今年应该刚考进东京大学。静枝正要开口说“晚安”时，听见了幼猫的声音。旁边的年轻人小心翼翼地抚摸怀里的东西。

## 77 / 退休日大逃杀

犬山站的位置上，有个年轻男人粗暴地拉出椅子准备入座，铁质的球形椅脚正好狠狠撞上犬山的左脚踝骨。

“啊！啊！”犬山当场痛苦跪倒，仿佛被铁锤砸到脚踝，结果撑在地上的手被椅子碾过，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。

## 93 / 召唤恐惧

我也跟着张开嘴，真正的窒息感以及快压碎肺部的压迫感席卷而来，我快不能呼吸了，不论鼻子怎么吸气，还是呼吸不了。

意识愈来愈模糊。

## 112 / 传信猫

“猫？猫在哪儿？”

“在那只笼子里。”

她还没说完，白衣男人已经打开笼子门。从里头滚出一只布偶猫，孤零零掉落在榻榻米上，肚子上还用马克笔写了“千纱”。

## 126 / 伤脑筋的烤肉

车子还在原本停的地方，可是一眼就看出有些不对劲。走近一看，驾驶座的玻璃整个不见了，正确的说法是整个被打破了。阿彻瞬间吓呆在原地。他赶忙上车发动引擎，没有任何声音，车钥匙转了两三次，车子还是没有任何发动的声音，完全像死了一样。阿彻心里有股不祥的预感，打开引擎盖查看，预感果然正确，电池整个消失。阿彻突然觉得想吐而当场大口喘息。他忍住慌乱的呼吸环顾四周，电池如果被丢进这片茂盛的树林里，铁定找不回来了。

## 146 / 雷萨雷很可怕

老师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

对不起。去上学真的很痛苦。

雷萨雷欺负我欺负到我觉得走进D班都累。

我决定8日星期天一死了之。

诅咒那家伙下地狱。

## 162 / 疯狂甜心

亚伯抓住我的肩膀，像抛球般把我丢进开启的房间内，我一回头，看到他正钻进门里，不料沉重的水泥门夹住了他的脚踝，我站起身打算再度打开门。

“不行！杰姆！”他抓住我的脚，“让门关上！一开门我们就没

命了！”

亚伯的右脚踝以下部分在压碎螃蟹壳般的声音中消失。

## 179 / 达尔文与越南西瓜

“行刑！”

都肯的声音响起。我的眼睛从高史身上移开，按下按钮。我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仿佛正从毛孔流出。

高史开始气息紊乱，看着我的眼睛渐渐失去光芒，他的胸口大幅度上下起伏了两三次，脸不情愿似的左右摇动。

## 195 / 人间失格

诗织碰了碰穗场的脸颊，发现他正在流泪。诗织有点儿喘不过气。

“真不敢相信居然有你这种人……”

“我或许很蠢，或许很笨，但我宁愿当个笨蛋！”

两人一瞬间放开交握的手，诗织向半空中倒去，下一秒，穗场伸出双臂牢牢抱住她。

“对我说好！告诉我，你愿意待在我身边！只要你活着这段日子，只要这样就好！”

## 211 / 老虎的肉垫是消音器

突然听见类似木板破裂的声音，接着是喝水之类的声音。

“喂！长渊！”

我们两人看向彼此，然后再度面向地狱般的黑暗处。

黑暗中飘来一阵血腥味。

## 他人事

这场景，我曾在电影上见过，却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卡在翻落悬崖的车子里。伸手摸摸膝盖，指尖陷进烂桃子似的肉里，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；被安全带倒吊在半空中，呼吸困难，这种感觉更胜疼痛。前方裂成白茫茫一片的风挡玻璃，像腐朽的栅栏倒在引擎盖上。我的麦当劳奶昔和凉子的可乐飞出杯架，泼洒在撞得凹凸不平的车顶上，连同高速公路的收据和零钱一起散落在那里。原本摆在置物箱里的手机，不晓得哪里去了。脖子好重，不想动。视线这么模糊，是血流进眼睛里的关系吧？车子都已经这副模样了，电力系统居然还能继续运作：从冷气孔吹送出的温冷风，掺着轮胎的焦臭味。遇到这种惨事，收音机里的冷感女人依旧淡然播报着道路拥塞的消息，感觉真诡异。耳中听到某处传来的滴答水声，幸好没闻到汽油味，看来油箱应该没事。

“你要不要紧？”



我的声音像吞了药粉般沙哑。

凉子没有回答。扭曲变形的车顶挡在后座和驾驶座中间，只剩下一条铅笔盒盖微开大小的缝隙，我根本无从得知她的状况。

“你还好吗？我的脚被夹住了，动不了。”

呻吟声……咳。

一听就知道是凉子。

“我想没事，只是不大能动……问题是……”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，“亚美不见了！亚美！亚美！”

“不会吧？看清楚点儿！”

“她真的不在！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！啊啊！她不见了！”

我也受到凉子慌乱的影响，反射性地大声喊叫起来。

这时突然传来个男人的声音：“喂！没事吧？”

我和凉子没料到会出现这声音，冷不防立刻闭上嘴巴，下一秒又旋即放声呼救。

结果，灰色长裤的下摆和沾满泥巴的黑色皮鞋出现在碎裂的玻璃缝处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们的小孩不见了。”

“她在呀，在这边，受伤喽。”

男人的声音有些含糊，听不清楚。

“拜托你帮帮我们，拜托你！”凉子尖声高叫。

“拜托你帮我们叫辆救护车！”我也跟着说。

男人的鞋子快步走离车子。

“亚美！亚美！”凉子拼命喊，“你可以说话吗？妈妈的身体动不了！裕一！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”

“我们掉下悬崖了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

“对向车道的车子突然越过中线朝我们开来，不闪开直接撞上去的话，我们就死定了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倒霉撞断护栏……”

“都怪你开得太快了！我还在想会有危险……”

突然听见亚美那孩子虚弱的哭声。

凉子再度发狂似的叫着亚美的名字，然而那孩子只是呻吟和哭泣，没有回应。

“你出不去吗？裕一，你能够想想办法出去吗？”

凉子说完，我再次想办法企图恢复自由之身，但被夹在破碎仪表盘底下的腿动弹不得。

“不行，我的腿整个被压烂了。”

我隐约看见满是鲜血的手指出现在我和凉子间的缝隙处，原本涂着美丽指甲油的手指甲几乎被硬生生剥去，露出椭圆形的指肉。

“你看来很糟……要不要紧？”

“我的眼睛……看不到……”

这时，脚步声回来了。我看见刚才的皮鞋和裤摆。

“有劳你了！救，救护车……现在情况如何？电话打通了吗？”

“姑且算打通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！啊啊，得救了。小孩在你那边吗？”

“有个女孩子倒在这里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可以麻烦帮忙看一下她的情况吗？拜托。”

“叫谁去看？”

“当然是你啊。”

“我求你！”凉子大叫。

男人喃喃地说些什么，一边往亚美身旁走去。

“……哎呀呀。”男人这么说，“她精神很差。”

我听见凉子倒抽一口气。“啊啊，怎么办，怎么办……她叫亚美，你可以和她说话吗？她还有意识吗？亚美！”

“还有没有意识……谁知道呢？”他的声音悠哉得仿佛在回答天气好不好，“我也不清楚呀……我又不是医生……”

“求求你！只要喊喊她就行了！帮我握握她的手让她放心！求求你！”凉子不死心地说。

“要我摸她？感觉很脏耶，有点儿……恶心。”

“怎么这么说……那你帮我跟她说妈妈马上过去，要她别担心，妈妈和叔叔都没事……”

“说哪种话，你都浑身是血了，哪里像没事？”

“骗骗她也好，就当是给她勇气嘛！”

我也插嘴说：“拜托你告诉她，我们马上带她去医院，要她别担心，

让她放心！”

“意思是，你们想对个快死的孩子撒谎？”

“啥？你说什么，废话！”

“啥？你说什么，意思是，我必须骗个快死的孩子吗？”

“拜托你！求求你！怎样都好，拜托你帮帮她！”

男人大大地叹口气，离开车子。

我们竖起耳朵等着男人开口，却什么也没听见。

脚步声回来了。

“你们还是自己去说吧，我又不是你们的遥控玩具。”

“遥控玩具？你是真心的吗？认真点儿行不行，王八蛋！”凉子怒骂道，“小孩都快死了，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？快点儿去说！你是男人吗！没用的废物！”

男人没有反驳，听不见咳嗽声，也听不到脚步声，他像突然消失般，四周只剩鸟鸣声，以及风扰动树木的飒飒声包围着我们。

“喂！你还在吗？你在那边吧！”

凉子耐不住沉默地喊道。

“……诶……啊……人……”男人的声音夹杂着叹息。

“啊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是女流氓！我在啊。怎么会有这么粗鲁的女人……”听得出，男人离车子有段距离。

“求你别闹了！我只是挂心孩子罢了！你应该能够体谅呀！”

“真搞不懂你那张嘴是怎么回事。体谅？我只觉得你根本是个疯婆子，突然就对素昧平生的我怒吼，做事情也完全不合常理。明明连见都没见过我，还说得那么好听……你们女人真要不得耶，简直就像……像个不良少女！没被男人教训过……很像以前看过的漫画里面出现的不良少年：那家伙明明是个高中生，却沉迷于夜生活……”

“现在还说那种事？”凉子大喊，“你有完没完哪！”

男人再度沉默。

“妈妈……”接着听到痛苦的呻吟声。

“亚美！”凉子回应，“妈妈就在你旁边！别怕！不用怕哦！”

“没那么旁边吧……”男人喃喃说，“距离大概有一米……不对，不到90厘米，80厘米再多一点儿……80.75厘米？或者80.95厘米……不管怎样，总之，没那么旁边就是了。”

“好痛哦……肚子好痛……”

亚美的声音听起来微弱难受。

“无论如何……无论如何拜托你，先帮我们看看孩子的情况吧！”

“嗯？啊……有东西跑出来了……各式各样，红的白的……环状的、绳状的、管状的……”

听到他这么说，我全身寒毛倒竖。怎么会这样？亚美活不成了！

“流血了吗？能够止血吗？你只要按住伤口就行了，拜托！求求你！”说到最后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像是在惨叫。

“那样会把手弄脏吧……手弄脏的话，我怎么办？附近又没有

水……擦在衣服上？不立刻洗会渗进纤维里，洗衣服时，还得和其他衣服分开才行；再说，衣服掉色的话，我会很低潮、很失落……”

“无聊透顶！你简直不可理喻！那么，你把那孩子挪近我们一点儿！”

于是男人走开，回来后，抛了个什么东西到后座。

“这是什么？裕一，你看得出来吗？”凉子捡起那东西，从缝隙间递过来给我。

那小东西上面还附着指甲……

“是那女孩的手指啦。”男人说。

“不会吧！”凉子低声说完，细声啜泣起来，“太过分了……你不是人……”

“喂喂，别傻了好不好，那手指就掉在女孩旁边，是你自己说‘把那孩子挪近我们一点儿’（日文双关语，“挪近一点儿”也可解释成“拿一点儿过来”）的呀……讨厌的女人，要装女王颐指气使也该有个限度吧？头痛的家伙……累死人了……”

“亚美没事吧？”

“关我屁事啊？不干了，你们这些家伙真的很麻烦耶，两个人一起联手，搞得我好像是坏人，烦死了。”

“我们没那个意思，你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帮帮忙而已。”

“就会叫我做这做那！给我去做这！给我去做那！向右边！向左边！不是那样！是这样！——我为什么非得当你们的奴隶不可？你们这些家伙在学校是怎么学的？”

“我能理解你当然会生气，可是你能不能冷静考虑一下我们的立场？我们身陷这般处境，既没办法靠自己逃出去，也没办法救孩子……我们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、无可奈何才……”

“动弹不得？走投无路？车子出意外小孩子飞出去，有这么了不起，这么得意吗？会出这种事，还不是你们自己爱摔下悬崖来？我去碰你们的方向盘了吗？”

“你说得没错！你说得一点儿也没错……可是，你能不能看在人情的分儿上帮个忙，试着从外面把车门拉开？帮我这个忙就好，剩下的我会自己想办法，不会再麻烦你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男人的鞋进入我的视线范围内。我想看看他的脸，却只能看到随处可见的灰长裤、白衬衫和上半身的一部分：肚子突出，但算不上胖。

他将双臂交叉在胸前，说：“这车门撞得乱七八糟的，好像会割手，我搞不好会受伤耶……”

“求你了，试一下，感觉不妙的话就停手。”

“我如果受伤的话，怎么办？搞不好会破伤风哦！”

“哪儿会……不过是开个门而已……”

“但你不能否定这种可能吧？如果你们在我的帮助下获救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而我得了破伤风，必须自己一个人一生对抗这难治之症，我这是何苦……”

“无论多少我们都会补偿你！这可是关系到小孩子……不，是我们

所有人的命啊！拜托你！”

“哼，无论多少都会补偿……你可真有钱呐……看得出来，还有你的女人也是，浑身上下散发着自以为是的铜臭味！”

“我没骗你，”我摘下手表抛向男人脚边，“这是劳力士。”

男人伸手捡起手表。

“坏的……”

“那，这个怎么样？”我扭过身体，想办法拿出钱包，伸手递向窗外的男人。这个过于勉强的动作，让我的肩膀一阵剧痛。

“你以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想证明我不是说说而已。钱包里面有我的驾照，这样一来，你就知道我是谁，我想逃想躲也没办法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我的手突然失去力气，钱包掉了下去。

看样子，男人正在考虑。

“叫那女人向我道歉，说：‘我感到万分抱歉，都怪我没礼貌，我绝对不会再说那种话了！’她如果向我赔不是，我就考虑帮你们。”

“喂……你不会说的是真的吧？她只是因为小孩子有生命危险，情绪有些不稳，你了解的嘛！这些小细节等事情告一段落，我们再来好好谈……”

“资本主义走狗的说法！这辆也是进口车吧？什么牌子？”

“你别再浪费时间了！”

“时间要怎么浪费，是随我吧？”



说完，男人开始吹起口哨。

这时候，凉子呵呵笑了起来。

“什么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她的语气若无其事到叫人不舒服，“裕一，没有用的，就是这家伙！就是他的车子害得我们掉下悬崖！现在他企图掩饰这桩意外，所以才不打算救我们。杀人魔！你在等着看我们全死光，对吧！”

“既然被揭穿，那我也没法子了……”男人忍住笑，“我还以为你们会更早注意到呢……”

我原本也差点儿发怒，仅剩的理智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情。

“等一下，这样不合理啊。他又没撞到我，如果他是那辆车的司机，为什么要特地回过头来找我们？根本没有对撞的证据呀！”

“你还不懂吗？他是疯子！是个疯子！彻头彻尾发疯的疯子！疯子的行为举止不合理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！”

“……不对，很可惜不是他。虽然仅仅一秒钟，但我看到风挡玻璃后头不止一个人，至少可以确定副驾驶座上还有个女人，而他只有一个人。”

“那就是他把她也杀了！那女人知道他造成了交通意外，所以他杀掉她之后再下来！”

“不正常的人是你吧，大——婶？”

“总之，你刚刚说已经打过电话了，没错吧？”

“是啊，我打了，打回家。晚归的话，我老婆会啰唆。”